



赤泥岭

魏鋼燄 著



赤 泥 岭

魏 鋼 篋 著

解 放 軍 文 藝 叢 書 編 輯 部 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这个詩集收有六首詩，描写的是鉄道兵在修筑黎湛
鐵路中建立的功績和他們的英雄气魄。在这些詩里，
作者热情地歌頌了在深夜工作的潛水兵，雨中会師的筑
路英雄，和創造了全國鋪軌最高記錄的鋪軌大隊。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709 字數 20,000 开本787×940. 精1/32印張 $1\frac{9}{16}$ 插頁2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定价(7)0.20元

目 次

赤泥嶺·····	1
郁江桥边的庆功会·····	10
郁江之夜·····	14
迎晨曲·····	18
雨中会师·····	20
六公里·····	24

赤泥嶺*

赤泥嶺呵！
你怎么这样紅？
是炮火把你燒焦，
还是英雄的鮮血染成？

我們鉄道兵
曾踏过白皚皚的雪山，

- ~~~~~
- * 赤泥嶺位于廣東雷州半島，屬遂溪县，距黎湛路之終点站湛江七公里。一八九八年三月法国帝国主义派兵一千余侵入湛江东营，奸淫擄掠，群众奋起反抗多次。清政府恐事态扩大，遂派提督苏元春向法方議和，苏元春归后即誘迫分化，令“各守各营”互不援助。十月十四日拂曉，法軍發砲三百余發，震动百余里。法陆战隊三千余分三路进攻，主攻方向为黄略，由晨五时直战至下午，我黄略村之群众即与敌血战于赤泥嶺。在历史上写下了这壯烈的一頁。

也越过翠綠的高峯，
可是只有看見你呵，
才把我們的心这样打動！

赤泥嶺呵，血染的山嶺！
战火燒焦的山嶺！
我們永不能忘記呵，
十月十四这个日子。

就在这一天，
慈禧太后手扶着玉石欄杆，
笑看赤紅的金魚悠閑地浮上水面。

就在这一天，
提督老爷在法国軍營的宴会上，
为血淋淋的卖国条約干杯！

也就在这一天呵！
那法国軍艦上射来的炮彈，
把我們的村庄——

炸碎了！燒毀了！
那生滿綠銹的古鐘呵，
敲响了！怒吼了！

在怒吼的鐘聲里，
我們的父老們，
從濃黑的煙霧里撲過來，
從孩子的屍體上跨過來，
抄起菜刀、鋤頭，
拿起短刀、藤牌，
就在这赤泥嶺上，
就在这湛邊河旁，
把号角吹起！
把戰旗打開！

三百對一千，
戰了一整天。
短刀對洋槍，
戰了一整天。

媽媽解下脊背上死去的孩子，

嚥下攪血的苦泪，

战！

兒子从怀里放下老父的屍体，

由僵硬的手中拔出菜刀，

战！

炮火燒焦了衣服，

战！

籐牌上射滿了彈孔，

战！

赤泥嶺呵！

我們的父老就是这样保衛你的！

你的英雄兒女就是这样

用血把你染紅的！

赤泥嶺呵，我的亲人！

我們看着你这鮮紅的土，

心真痛呵！

我們望着你那燒焦的树，

血直涌呵！

我們要把這面“八一”軍旗
掛在燒焦的松樹上，
和你的那面彈孔累累的戰旗
掛在一起。

我們，
要把這一排排的白帳篷，
搭在老爹們洗過傷口的
湍邊河旁。

我們，
就在那一個個彈坑下，
就在父老們倒下的地方，
插進鐵鍬！

第一鍬挖出了鮮紅的濕土，
第二鍬挖出了生鏽的短刀，
第三鍬挖出了一把英雄的白骨！

我仿佛看見了呵！
濕土上還滴落着殷紅的血珠！
那短刀還閃射着耀目的白光！
我好像又聽見了呵！
英雄的父老們那悲憤的呼喊：
“不能放他們過去！”

“不能放他們過去！”
絕不能呵，赤泥嶺！
我們，就是為這個來的！

我們要保衛你，可是——
我們的手中
不再拿着短刀和籐牌。

我們要保衛你，可是——
我們不能聽見炮彈的呼嘯
才摸起武器冲上陣去。

我們要保衛你！可是——
我們不能再讓战火扑上你的頭髮，
兽蹄踩上你的胸口！

抬起头來，赤泥嶺！
你看看
毛澤東的兒女
是怎樣來保衛你！

你看！在你腳下飛過的列車上，
有多少糧食、多少汽油，
多少坦克、多少大炮！
輪下閃響着春雷，
車頭噴吐着白雲，
它多像條鋼龍，
向你飛馳狂奔！

赤泥嶺呵！你不再是矮小的山嶺了！
你的身後，帕米爾在守衛，
長白山在警戒。

湛江河呵！你不再是条淺淺的小河啦！
你听听吧，長江在咆哮，
黄河在怒吼。

英雄的烈士呵！你們再不那么孤單，
今天有六亿人站在你的身边，
只要一有战斗的信号，
我們就会跨上这条鋼龙
飞馳而来！

赤泥嶺呵！欢乐的赤泥嶺！
我从那远远的湛江就看見了
你霞光万丈，赤紅似火。
呵！你是披紅結綵来迎接我們么？
你是燃起熊熊的火把来欢迎我們么？

赤泥嶺呵，鋼鉄的赤泥嶺！
你多像鞍山噴射的鋼流鑄煉，
你真像云南的紅色大理石砌成。

你又像內蒙那千萬匹赤紅的戰馬，
嚴陣以待，仰天長鳴！

赤泥嶺呵！光輝的赤泥嶺！
你頭上戴滿了艷紅的玫瑰，
你身上飛滿了
北京的早霞！

郁江桥边的庆功会

沒有舞台？用枕木堆起来！
沒有天幕？看那撒滿星星的天空！
也別說灯光太少，
自有江边的皓月为我們照明。

轟隆！轟隆！
南山脚下，烟霧騰空，
这是那劈砍南山的英雄
向岩石进攻！

这就是庆功大会的礼炮，
再来几下，同志們！
我們就要在这礼炮声里，
把花献給英雄，
把獎狀發給功臣。

呵，我們的功臣可真不少！
他們从四面走来：
有的剛扔下鉄鍬，
臉上还濺着洋灰的斑点；
有的剛剛从沉箱里爬上来，
泥水还滴搭在帽簷。

我叫不上他們的名字，
也說不出具体的功績。
怎么？你說去看看獎狀？
用不着呵，同志！

你只要摸摸地下那密密層層的鋼樁，
你只要看看这千百根鋼梁鉚成的桥，
你只要听听那在沉箱里战士的呼吸，
你只要瞧瞧那江心里筑成的沙島。

有什么文字能表现出
他們的英雄气概？

有什么圖画能描繪出
他們的赤胆忠心？
就算是最美丽的獎狀
也無法把这些印上！

司仪宣布了精彩的节目，
乐队奏起了悠揚的音乐，
可是，
功臣席还空着很多位置，
桌子上还留着一搭搭獎狀；
为什么不来？
为什么不来？
他們呵！还战斗在崗位上！

一个独唱演員站在台上，
看着那空蕩蕩的几排座位，
想着这些不知名的英雄，
他胸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燄，
又像有一只大手把心弦狂彈，
歌声从心底迸發，

像黃河一瀉千里。

這歌聲，
壓倒發電機的轟鳴。
這歌聲，
飛到腳手架的尖頂。

正在勞動的戰士聽見了歌聲，
他們用風槍激情的鼓掌，
用爆破熱烈歡呼；
他們站在沉箱的泥水里揮舞鐵錘，
鏗，鏘！鏗，鏘！
這，就是戰士的誓言，
英雄的決心！